

我 看 見

陳淑娟

(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班)

我與勞工的日子

我與勞工的關係，應該從我小時候說起，我居住在一個很貧窮的鄉鎮，村莊裡大大小小的人每天就是想著賺錢，小孩賺學費、大人賺錢養家，回想我的成長過程，原來我也是從一位小童工開始的，為了賺學費、零用錢，從採茶、檢茶枝、採蘑菇、梔子花和桂花…，各種可以賺錢的機會我都不會放過，當然，老闆對我們童工的剝削也是常常發生，只不過他們有他們的致財偏方，我們小孩也有小孩的還擊之道，看完轟趴港都之後，才知道，跟這些大人比起來，孩童時期的天真因應，或許只配得上笑談瘋狂的柔性對抗或是孩子的遊戲，但是對他們而言，用影像敘說他們的故事，記錄他們的生活，是在整理自己的情感同時也在整理自己的問題，對真實、殘酷工作環境的控訴；對生活壓力的紓解，我在影片中看到他們的無奈，也看到他們的夾縫中求生的意志力。

我常聽爸爸說，他以前為了養活一家十一張嘴巴，他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，他曾經到深山裡當伐木工人，難怪我小時候有一陣子不常見到爸爸，直到堂叔被巨木壓死之後，媽媽才不讓爸爸再上山伐木，後來爸爸還賣過冰棒，聽爸爸說，他踩著腳踏車在學校附近兜售，沒想到只賣出一枝冰棒，剩下的溶化成一灘糖水…，爸爸常哀怨的說，要不是因為家裡窮，我們小學的校長就輪不到他的同學來當，爸爸常跟我們說，他的能力僅只於讓我們不會餓到肚子，至於要唸書就要靠自己賺錢，從小到大，我就必須汲汲營營的為學費、生活費設想，我看見村莊裡親戚朋友們為生活的努力，我當然也看見了爸爸的辛苦。

到了大學，我有機會走進部落，我看到部落的原住民朋友，他們辛苦的努力生活不比我小時候苦，他們必須背著更多的污名，有的必須離開部落才有辦法工作賺錢，留在部落的族人也好不到哪裡去，農作物收成後的層層剝削，根本沒有多餘的錢可以用，我也看到來到都市的族人朋友，因為長期綁鐵而變了形的雙手，因鬱悶思鄉而酒精中毒的，他們常自豪哪一棟豪宅是自己蓋的、哪一個公共

建設有他的貢獻，但是，他們偶爾也會哀怨，因為享受這些絕對沒他們的份。如果人可以選擇自己的身分，我想沒有人想當窮人，沒有人希望自己是沒有未來的。

我看見

透過影片我們看見了
看見他們的悲
看見他們的苦
更看見他們的真性情
惡劣環境澆不熄他們的熱情
滅不了他們的勇氣
這就是
弱勢者的堅強

透過影像的記錄
記錄自己的拐杖、自己的孩子
視覺的障礙
阻擋不了兒子的未來
咖啡的香醇
烘培沖泡出爸爸的愛
這就是
弱勢者的陽光

透過影像的記錄
敘說勞動者的無奈
看見不為人知的辛苦
沒天沒夜的排班
隨時等待工作的開始
來來往往的船隻
燈火通明的港都
這就是
弱勢者的夜景

最近，很愛寫詩，更明確的說，是用文字記錄每個故事，因為每一個故事的背後，我看見歡喜悲傷，我聽見真實感動，或許這樣的紀錄算不了什麼？但是卻可以讓我更清楚知道，這塊土地上、這裡的人們，在不同的時空下，真真實實的生活著，為自己的生活打拼，為自己的家庭、工作和小孩努力的活著。

